

#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探源

陈 乐

(青岛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以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为产生契机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异化观。并以此为核心,对造成人类当代生存困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这种以异化为核心的批判,不仅体现了其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关注,而且也使在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就消失殆尽的“异化”概念在哲学上得以重放异彩。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物化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149(2008)06-0051-03

“异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核心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着重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与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异化观,并以此为核心,对造成人类当代生存困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批判。

## 一、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深层构架——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字 alienatio(异化,外化,一物交给别人占有,脱离。)和 alienare(转让,异化,分离,让异己的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最初由黑格尔在哲学上加以发挥。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最初明确论述异化问题的三位思想家,他们的解释构成了当代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关于异化的一切讨论的出发点。

作为经典异化理论创始人的黑格尔,早期是从社会现象入手来研究异化问题的,但在其后来的成熟著作中,异化已成为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总体构架。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不论什么,归根结蒂都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既不是一系列固定的物,也不是各种静止的特性的总和,而是一个在异化与非异化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中运动的自我。自然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人则是非异化过程中的绝对精神。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对绝对精神不断增加认识的过

程,同时也就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绝对精神通过有限的精神,即人认识自己,而从它在自然界的异化中返回到自身。不过,有限的精神也在异化,有限的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出物来,在对象中表现自己,但每一种对象化都必然是一种异化,因此,有限的精神所生产出来的物同生产者相背离。这种异化只有充分被认识才能克服。即,人作为人的天职就是充当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工具,如果他未完成这个任务,他就不能实现他的人的本质,就只能还是一个自我异化的人。

费尔巴哈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人异化于自身的见解。但他否定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形式的见解和人是出于非异化过程中的绝对精神的见解。在他看来,人不是自我异化的神,而是相反,神是人的本质的绝对化和异化。人拒绝承认自然界是神的自我异化的形式,并不就是人同自己异化,而只有当人创造出—个想象中与自己不同的存在,并置于自己之上,而像奴隶一样将其顶礼膜拜时,才是人同自己相异化。马克思曾这样表述他的这种思想:“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sup>〔1〕(P52)</sup>

但费尔巴哈把异化在意识领域内的局部情况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般的异化形式,这就阻塞了正确地理解经济现实和一般社会现实中的异化的道路,阻塞了发现克服异化的有效手段的道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曾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

\*〔收稿日期〕2008-06-26

〔基金项目〕青岛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YB2006009)

〔作者简介〕陈乐(1977-),女,蒙古族,吉林省松原市人,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

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2](P453)]</sup>这段话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以后从哲学上研究异化问题的道路。

马克思在1842至1843年所写的论文中,如《关于犹太人问题》等,已注意到政治异化和宗教异化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时,曾批判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将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的错误。此时,马克思还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相对于现实中的“是”,他设想了人的理想化的类本质劳动,这是异化之前人“应该”存在的本真状态。马克思以此为价值悬设的尺度,论述了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但由于此时的异化理论还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这里所说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也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过程。只是在1845年,科学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后,马克思才否定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历史观,在其经济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新型的物化理论。马克思的这种根本异质于异化史观的物化理论,是其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一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这实际也就是马克思原先谈到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变化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种生产领域中的物化持肯定态度;另一种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sup>[3]</sup>这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化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反过来奴役人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的物役性现象。对于这种奴役和盲目支配人类主体的物化,马克思是持否定态度的。成熟的马克思并不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积极的物化层面,因此,他的理论中已不再掺杂任何抽象的价值伦理批判和浪漫主义色彩,而只是否定人的关系物化对人类主体的奴役和盲目支配。

## 二、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卢卡奇的物化观

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搁置了将近一个世纪后才问世,而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异化理论也未得到广泛传播,所以19世纪40年代以后,异化理论就很少有人关注了。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青年卢卡奇第一个使异化重返哲学舞台,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开路先锋。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现象是“物化”。这一概念主要是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来的,其最早出现于卢卡奇在1919年所写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在该文叙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拜物教特征时,提到了“人的关系的物化”,<sup>[4](P6)]</sup>在1920年的《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就物化这一主题进行了

较深入的论述。他把物化看作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本质特征,“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必然隶属于他的创造者的生存模式。这一生存模式就是非人性和物化。”<sup>[4](P76)]</sup>在这里,他还探讨了物化意识的种种表现。在1922年所写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物化问题。

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特征,因此获得了一种“魔幻的客观性”,也即所谓的物化现象。物化指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商品面前顶礼膜拜、受制于物,这一现象也叫商品拜物教。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我们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的问题。”<sup>[4](P84)]</sup>他还把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进行了归类。

首先,资本主义的物化表现为生产劳动的物化。即“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为客观的,独立于他的某种东西,成为借助于一种与人相对应的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人按照外在于人的活动方式进行活动,并服从于社会中“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人的劳动变为一种离开人的物化的客观性过程。

其次,资本主义的物化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一方面,由于劳动的物化,劳动者被迫屈从于狭隘的社会分工,物化劳动把整个社会生活分解为碎片。“人在客观上和他对他的劳动的关系上,都不表现为那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恰恰相反,他是作为一个机械系统中的一个机械部件而出现的。”“当世界变得机械化的时候,他的主体,人也必然地被机械化了。”<sup>[7](P90)]</sup>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结构中物化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和交换关系也蒙上了一层物的薄纱。原先那种较为清楚明白地显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表现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只是执著于眼前的物的关系,而忽视了对前途和未来的思考,从而使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最后,资本主义的物化还表现为人的意识的物化。卢卡奇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更高的经济层次上生产和再生产出自身,物化便会逐步地、决定性地侵入到人的意识之中。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自我意识的丧失,一切事情都被用一种越来越形式化、标准化的方式来处理,劳动者的精神能力受到机械化的压抑,从而,从整个人格中分离出去,变为一种物(商)品。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知识、情趣和表达力都被归结为一架自动运转着的抽象机器的属性。

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可以看出,卢卡奇在论述物化思想时还未直接读到马克思论述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没有读到马克思建构物化理论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是直接参照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经济学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同时也吸收了马克思·韦伯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发展,把物化理论运用于主观的人和整个工人阶级,分析了革命在西欧和中欧延误的原因,并对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以马克思所期待的方式进行起义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 三、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形成——总体异化观

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相结合,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状况,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异化观,以此来表示一种人不能据以察觉自己的异化、但能据以欣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物质丰裕的异化方式。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弗洛姆曾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断言:“看一看异化概念在著述《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是怎样地占据中心地位,后来在撰写《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又是怎样地继续占据中心地位,这对于理解马克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sup>[5]</sup>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虽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人类的生存状况提出来的,但这一理论在20世纪并没有过时,它不仅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20世纪人类的存在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断言,异化理论在20世纪的意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今天的异化问题不再只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压迫和统治的传统异化劳动,(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然、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的反映。)也不单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化自然的矛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谈到了物化的普遍性问题,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此有了一种更加深刻的体认。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是一种总体异化。即,一方面,从客体异化的角度来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人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统治。在《启蒙辩证法》这一奠定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基础的重要著作中,霍克

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用理性来唤醒世界、消除神话,但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时,它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压抑力量。至此,旨在解放人的理性工具最终异化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从主体人的异化角度来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主要就表现为主体性的迷失。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异化”与“技术理性”这对概念入手,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时代状况与主体人的生存现状的分析,以“异化”概念为核心、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对象,猛烈抨击与批判了科学技术异化、大众文化异化、消费异化、个体心理异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状况。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体现出某种技术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但作为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在新的时代状况下的一种积极探索与发展,同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和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的主题直接涉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深层问题,更具深度和彻底性。这也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呈现出一种区别于传统异化理论的全新特点。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53.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6.
-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40,76,84.
- [5]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63.

〔责任校对 徐寿军〕